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史铁生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在“伤痕文学”的潮流里，他却在反思人性的本质；在“寻根文学”的潮流中，他却在探索生命的真理；在风起云涌的“先锋文学”时期，他却以最边缘的姿态无意中完成了最先锋的书写。这个经历了时代风风雨雨和人生困顿苦厄的作家，这个“中国作家里的约伯”（夏维东《史铁生：中国作家里的约伯》），“他的人和文字却从来没有过一丝愤懑的情绪”（王安忆语），没有对命运的控诉与呻吟，也不见对时代的阿谀与奉承，就像一位路过人间的先知，只有属于他的沉思与追问，以及属于全人类的对永恒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参悟。

感恩苦难：谱写人类困境的精神史诗

在《病隙碎笔》中，痛苦、困苦、困难、困境、绝境等词语频繁出现，这些词语也恰恰是打开史铁生文学宝藏的语言密码。

史铁生曾在《我与地坛》中袒露，他的写作初心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母亲”，为了自己残疾之躯的尊严与出路。但是，他逐渐走出了一己之悲喜，《原罪·宿命》《命若琴弦》《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等不少作品关注了与自己同样遭受病痛与歧视的残疾人群体，为中国当代文学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残疾人形象，这些角色大都备受自身残疾和生活困顿的折磨。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从身体的残疾悟到“人类精神世界的残缺和苦厄”（刘莉：《苦厄中的信、望、爱》），并从“残疾的人”悟到“人的残疾”，看到人类共同的局限和缺陷。在《病隙碎笔》中，史铁生强调，“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并且，“残疾，并不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则需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

这样，在无尽苦厄的生命长河中，史铁生找到了“爱”来泅渡。纵观史铁生的全部作品，就会发现他经历了对残疾和苦难从不解、不平到承受与和解，从憎恶命运到热爱命运的心路历程。“爱命运才是爱的根本含义，才是爱的至高境界”（史铁生：《扶轮问路》）。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愿意为爱而付出。浸润在史铁生作品中的伟大的母爱、坚贞的爱情、诚挚的友爱和对人类的博爱唤醒了潜藏的生的意志。这个将生命与写作同构的“无边爱愿的人间赤子”（汪雨萌：《史铁生文学年谱》），他在文本与生活中历经的困惑、苦难、歧视和自始至终的寻觅和追问，时时叩击着你我的心。

需要说明的是，史铁生的笔触扣人心弦，引人深思，催人奋进，并不是源于任何文学技巧。相反，其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

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我们可以利用有效的分析框架来解读叙事，并从中显示出耐人寻味的叙事美学意义。

同一人称叙事下的视角差异及时间的多层次性

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们有自己的个性和行动，而各个人物之间往往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产生，如何发展，都与作家选择叙述点的位置息息相关。在《命若琴弦》中作者看似选择了第三人称这一全知全能的视角，事实上文章中也确实大量地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然而同样是第三人称，通观全篇，作家却在其中实现了不动声色的视角转变，不仅实现了内容的纵深拉伸，还让读者体验了时间的多层次感。

从叙事文本的视角来看，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的使用可以作为作者的叙事带来随时切入的方便性，在文章一开始，从“莽莽苍苍的群山”的一段情景的描绘中，叙述者不动声色，让环境事实本身来说话，让两个人物——老瞎子和小瞎子，走进了读者的视线。紧跟着，虽然仍用了第三人称，却走进了老瞎子的内心，“一天比一天紧张、激动”，而在小瞎子和老瞎子的互动里，也充满了诸如“老瞎子有点可怜他了”；“老瞎子暗笑”；“小瞎子跟在师父身后闷闷地走路”这样一些蕴含着作者对人物个性的审美评价，特别对于主要人物之一的老瞎子的眼睛的描述，当小瞎子质疑为何要弹断一千根弦才能抓药时，老瞎子“两颗骨头一样的眼珠对着苍天，像是一根一根地回忆着那些弹断的琴弦”，更是描绘出了一个一生寄予期望在弹断琴弦后找到药方的老瞎子的形象，这一点与刚开始描绘的两个人物形象不同。在这里作者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起承转合，让读者的审美体验也上升到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同一人称但不同的叙事角度来完成的。

这样的角度变换，再加之叙事时间是没有起点的，故事从“莽莽苍苍的群山”开始，不知不觉间两个瞎子就开始叙事，他们似乎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行走是为了弹琴，弹琴是为了弹断琴弦，弹断琴弦是为了拿到一张恢复光

史铁生：困顿苦厄中的先知

□周毅 郝静

等极具哲学思辨气质的文本恰恰是有意逾越了小说写作的常规，搁置了所谓的章法，直接袒露精神跋涉的艰辛与不堪。他的书写主要是以真诚取胜，以心换心，以情动情，以思考和辨析使人茅塞顿开。当然，因为对文学规矩的逾越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偏重阅读快感的大众习惯，所以《务虚笔记》注定难以流行。但是，如赵毅衡《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所言，在更为久远的文学史中来估量《务虚笔记》，这部长篇小说“就会以其卓绝独特的品格，立在世纪之交的地平线上，成为一柱标尺：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可能已经开始新的艰苦寻求”，“它不仅是发声振愤，而且是里程碑——《务虚笔记》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的宗教哲理小说”。

在《命若琴弦》《自言自语》《原罪·宿命》《我与地坛》等作品中，他对目的和过程、生与死、残疾与爱情、困境与超越、偶然与宿命等一系列有关存在的命题的艰辛探索，对人类普遍困境是“孤独”“痛苦”“恐惧”的精准概括，使他如韩少功所言，登上了“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转引自白雪梅：《他代表了一代人的理想》）。

史铁生悟出了存在本身的荒诞与宿命。但是他在对苦难有了深刻的哲学体悟后，仍然能保持着“感恩”的心态，在轮椅和病榻上，在与病魔的战斗中，用300余万字的作品谱写了一曲有关人类困境的精神史诗。唐小林在《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中也认为，史铁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学家，其写作“达到了现代汉语文学和诗学未曾到达过的领域”。

明的药方。而当两人行进到了此文的事发地野羊坳时，时间出现了两个层次，一个时间是在小瞎子避开老瞎子和最终被发现的过程里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小瞎子与兰秀儿偷听收音机，另一时间层次则是老瞎子对50年弹奏的回忆，对即将看到光明的激动心情。两层时间轴因为小瞎子意外生病事件出现了另一叙事时间的延续，一边为他与兰秀儿在一起提供了时间支撑，而另一边延续了老瞎子每天照例弹琴说书的叙事时间。叙事时间层次交叉进行，直到老瞎子终于弹断了琴弦，光明的梦想触手可及，而小瞎子与兰秀儿感情日渐升温。叙事时间在这里发生了再次转变，分为了显性时间层和隐性时间层，故事明面上是顺着老瞎子独自出行去寻找药方，而隐性的却是另一个时间层中，小瞎子在老瞎子走后，独自经历了兰秀儿出嫁，随后伤痛地离开野羊坳。老瞎子满怀希望地出外寻药，却一下跌进了绝望的谷底，再到最后坦然面对药方无字，重回野羊坳。在此，作者完成了时间的融合，叙事时间又重合于两人相见的叙事中，直到小说的最后，又回到了“莽莽苍苍的群山”里，叙事时间又重回最初，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几乎也是一模一样的范式。这种多层次交叉叙事时间，给人以空间的宏大感，并且在这样的时间层次中，借用同一人称叙事角度的变化显示出了故事的重点和次重点。

叙事主体感情的对象化建构了叙事进程

作家笔下的人物自由作家自己创造，但却是一个个独立的有自身个性、思想及行为的个体。因此，在他们各自的叙述角度中所体现出的现实世界，是经过了他们思想感情的过滤的，是与他们各自人物性格特征相对应的对象化世界。高明的作家将此利用，



1991年史铁生与妻子在家中(王文澜摄)

向死而生：过程美学的生存智慧

在无尽的苦厄中如何保持昂扬的姿态？这个曾被残疾、疾病以及其他苦难折磨得陷入绝望的作家，在荒寂的地坛苦苦思索几年后终于悟出了“生”“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事实”，“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那么如何才能把生死之间的这段距离变得更有意义呢？史铁生用《命若琴弦》《好运设计》《自言自语》等作品给予了启示，那就是向死而生、注重过程。

在《自言自语》中，史铁生认为，行走的过程已经比结局更加重要。不论有多少条道路，不论是绝路还是坦途，“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

在《好运设计》里，史铁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带领读者对生而不公的命运进行颠覆，全按照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好运来设计一生。可是到头来，人人都逃不过死亡的绝境，一个“被上帝惯坏了的孩子”在生之旅程接受过最多好运的眷顾，那么在死神面前，他恰恰将必然面临最大的沮丧、恐惧和痛苦，命运在最后算总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账目一向是收支平衡的”，最幸运者将陷入最深的绝望。对付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只剩了过程”。因为“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

即可将叙事进程建立在这样的对象化世界之上，显示出叙述者和读者，或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的知识判断、价值见解等方面的分歧，并产生叙事的魅力。

刚开始进入故事的“太阳”是“正热的凶”的，这是客观的自然环境，却充满了不稳定性，以此来显示人物所在的环境也是极其不稳定的。随着一老一小两个瞎子一天艰难地行走，“暴躁了一整天的太阳这会儿正平静下来”了，这是人物心情的自然投射，反观，则是行走的步履维艰。这不仅仅是说太阳“暴躁”，更给读者带来了审美上的一种无奈感，这种无奈感是由自身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同时又是无能为力宿命的伴随，带有伤痛的人生。叙事进程变得委婉起来，读者饶有兴致地想看看，究竟这样的人物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在这样对象化的“太阳”中，出现了一种拉伸的张力，当老瞎子在教育小瞎子后，他想起即将就要弹断最后几根琴弦，拿到药方，可以见到光明时，“太阳变成了一汪血”。在故事进程中，这汪血充满了隐喻化的内涵意义。而引出了文本中叙事者首次提出的希望——弹断琴弦就能拿到一张治好失明的药方。在这里，文本内外的人物产生了一种对抗，文本内的坚信与文本外的否定，老瞎子对此坚定不移，而读者却清晰地看见光明能否看到与弹断琴弦是无关的，所谓药方只是一个虚设的自欺欺人的幌子而已。也就是说，读者解构了作品中人物的信仰建构。

另外，在唯一可以让小瞎子了解世界的收音机里，“姑娘的眼睛就像太阳”。这一主体感觉的对象化恰恰构筑了除了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性之外的人物关系环境的不稳定。小瞎子坚信兰秀儿是他的好朋友，甚至是他的精神寄托，然而这样一个精神寄托却最终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远嫁出山，小瞎子陷入了对命运不可掌控的失望中。到了最后，故事的结局昭然若揭，老瞎子终于发现，自己毕生所希望的弹断琴弦，拿到可以治好失明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时，在绝望中重新回归平静，回到了野羊坳，找到了同样因为兰秀儿出嫁而伤心失望的小瞎子。故事对于对象化的主体与两个相对独立的不稳定环境中的张力合二为一，当面对小瞎子想睁开眼再看到的希望时，“太阳像一面闪光的小镜子……”此时，镜子象征着希望，这个希望，不仅仅是小瞎子的，更是老瞎子的，还是老瞎子的人带

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命若琴弦》里“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老瞎子，怀揣梦想艰难跋涉在莽莽苍苍的群山中。瞎子师徒反抗命运的艰辛历程中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憧憬。虽然目标是虚设的，为一个美丽的谎言穷尽一生去奔波看似荒诞，但是因为有了目标，因为心存向往，一代一代瞎子师徒在追求看见世界这一梦想的过程中，每一次弦断都是对史铁生过程美学的精彩演绎。老瞎子拼尽50年辛苦得来的药方竟然是无字的白纸。因为发现了梦想和目标的虚妄，他的生命和身体迅速凋谢。但是当他终于领会师傅当年的良苦用心，也选择了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因为即便目标只是一个谎言，但是有了目标才可以激发生之活力和梦之激情，绷紧心弦弹唱出精彩的一生。

模糊、猜想、并置：史铁生作品的叙事张力

史铁生部分作品通过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表达增强了文本的叙事张力，也通过模糊叙事、多种猜想、现象并置等方式故意呈现事实的不确定性、复杂多义和对立统一，从而表达对某些事物的丰富认知和辩证态度。史铁生借此还原了历史的丰富与混沌，写出了人性的复杂面向。李德南《可能世界的生成与显现》就深入分析了《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老好人》《两个故事》《中篇1或短篇4》《记忆与印象》《“文革”记愧》等作品“尝试从经验世界出发，走向可能世界”的努力，认为史铁生“试图呈现事情复杂、暧昧的全体，而不是以偏概全，只看到事情的一个点或面”。

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的“童年之门”是史铁生对生活、命运、人生、人性多义性、丰富性、不确定性的微妙象征。邓晓芒在《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中指出，作者从“可能”开始，并由同一个“童年之门”引出其可以混淆、相通的诸多人物。每扇门通向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界还可能毫无交集。我们的选择将会带来什么？对于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却不得不及时做出选择。但是一旦选择，人生由此不可逆转，并且从结局返观来路，之前“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某些事件和我的某些思绪里的”万千可能性又凝固成唯一的轨迹。

师父的，在这个意义上讲，镜子不仅仅是希望，还是一种传承，一种传递，一种影射，一种明知不可为，却不得不为的事实。在那一瞬间，老瞎子明白了自己师父的良苦用心，为此给自己的徒弟小瞎子指出了人生的路：弹断1200根琴弦后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梦想，拿到药方恢复光明。他做出了跟自己师父一样的事，把无字药方封进了小瞎子的琴里，看似悲壮，却是生命真谛的传递。弹断琴弦的数量从800到了1000，又增加到了1200，这是一种宿命，同时也是一种生命的递增。

而在此时，之前构筑起来的读者和文本对象的张力得到了解决。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好的答案。由此，作家借助作品的故事文本完成了一个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从个体痛苦的救赎演变到了群体苦难的理性接受，这正是小说的价值之所在，也正是史铁生诸多文章中所显现出来的价值。人生是一个真实的过程，虚设的目的未必是为了实现，而是为了在过程中有行进的方向，有对绝望反抗的勇气和希冀，是一种对内心本源性困境的反抗，而非对外在目的的困境的反抗。让人可以在面对必死的生命结果中，远离孤单和寂寞，在每一个无望的时刻都充满了盎然的生命力和处之泰然的精神。

由此，《命若琴弦》完成了一个哲学命题的构想，在这样一个叙事进程中勾勒了蕴含目的与过程的哲学构想。

多视角的立体效果隐喻内涵

在全知全能叙事中，叙述者好像一个上帝一样，可以预知整个故事的走向脉络发展，但如果整篇故事完全如此，不免失了乐趣。如果在勾勒人物形象或是描绘具体意象时，退回到各种人物视角之中，根据艺术构思的需要，不断转换叙述角度，从而使人物形象或是意象变得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丰富起来，反而可以使读者接收到这一意象时，显得真实可信，并栩栩如生。

比如，关于“世界”的描绘。在小瞎子的世界里，世界是混合他前三年的有光世界的“朦胧记忆”以及匣子里传递给他的丰富世界。而展现老瞎子的世界时却是在他弹断琴弦，即将就要拿到药方之时，也就是说是在他想到自己就要见到光明时，他想到世界，“他无数次感到过她的温暖和炽热的太阳，无数次梦想着的蓝天和月亮和星星……”甚至，在背一把三弦琴满世界走，说了50多年书的老瞎子身上，也给山里的

《自言自语》中的九条道路也是异曲同工，无论坦途还是绝境，只有试试才知道。但是如何试却考验出智性和悟性等多种差异。人生就是这样歧路交叉，我们面临的世界具有多种可能。

我们再试着看看《插队的故事》留下了多少疑问，所谓的真实到底是什么。太多太多的悖论与吊诡现象构成了知青一代尴尬的生存和一言难尽众说纷纭的命运。

到底是去陕北还是去太行更有意思？当年男女生没有照一张集体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回城知青们的人生选择和现实处境有多少差异？到底“你妈哭了吗”？说实话“你真的很怕不怕”？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逃离和坚守心心念念的“第二故乡”孰对孰错？小说创作能否全面呈现人物的外表与内心、现实与历史？是否确实存在“先定下个原则，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惦记却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去？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找一些“鬼都不信”的借口？……这种不定调的模糊态度，其实最深刻地反映了一代人的尴尬境遇和百感交集的内心世界。

“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连续使用这么多表示转折的“不过”，无非是想更加全面地呈现各种“别人”和“我”对同一事件基于多种角度和立场而做出的不同判断。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和这一代人，小说中各种声音并置，互文见义，后来借一个人的话，“甭管那个，反正咱们他妈的没理”！一语中的地说出了一代人的惶惑。

知青运动没有改变当地经济却意外地改变了饮食文化，“历史常常有趣，先定的目的没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开发而适得其反，经济大潮涌动下自发的开发事半功倍。这些“意外”之中，到底存在什么规律和启示？

但是不管怎样，从知青对老乡们的生存状况的担忧和“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我们可以在各种历史的吊诡与反讽中找到唯一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知青与乡亲们之间彼此的挂念和真情。是的，即便很多事情“冷静下来便想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人与人之间淳朴而浓厚的真情却一直鼓舞着知青一代砥砺前行。

这就是史铁生留下的生存智慧：即便命运带给我们无数艰辛与苦难，我们都应该感恩岁月的馈赠，因为那是我们已经无法逆转的人生！与其为结局苦苦哀叹，与其为历史的吊诡不息地争论，还不如保留一份真诚与感动，欣赏并继续创造精彩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由衷地赞美这位苦难人间的先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目标，却不让他们实现。实现等于破灭。这就好像一个悖论，而在悖论里，隐喻着我们人生的内涵。灵魂对身体的痛苦领悟，使作者更亲近生命本身的命题。命若琴弦，他将这样的故事意象绵延了他对生命最为自觉和执著的探求。瞎子代表了残缺、不完整、痛苦。“瞎子”、“琴弦”、“世界”凝聚了个体性差异，“理想本身不是为了实现，他只是用来牵引过程，使过程辉煌，使生命精彩”。

如果小瞎子已知那是一个谎言，还会朝目的奔去吗？史铁生说：“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如果我们不自信的是真，我们就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丛刊2018年第10期目录

新现象	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 杨 辉
诗歌研究	新世纪长篇小说小空间叙事的旧制与新途…	沈杏培
文学研究	从超验语气到与诗无关	——四川与新诗的语气问题研究 …… 敬文东
史料研究	唯识论与废名的诗歌…	张吉兵
作家与作品	女媧氏之影：晚清女权叙事的神话与启蒙…	朱 军
论韩少功译作与创作的相互影响	——以韩译佩索阿为例…	崔 耕
爱情传奇与时代风云的交织变奏	——论鲁彦涛的小说创作…	范家进
鲁敏论…	——“流娼”、“新县制”与“底层民众”	余荣虎
——沙汀《堪察加小景》解读…		唐文娟
编后记		

主编：李敬泽 丁帆 邮发代号：2-667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投稿邮箱：ckbj@wxg.org.cn
 电话：010-57311619/5731161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